

何師母與何老師

鈕 先 銘

——悼師母王文湘女士

中國第一好丈夫

師母王文湘女士奉主寵召，於五月廿三日棄養，何老師敬公的弟子和舊屬們都齊集天母何府



何應欽將軍與夫人王文湘女士合影。

，擬爲師母治喪，但爲敬公所婉拒；他老人家說：「大詩人李太白的文章有『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百代之過客』，這是儒家對於人生的觀念：若就宗教的觀點來說：與主偕行，這正是她的歸宿，她一生對我是賢妻，對麗珠是良母，與絕症搏鬥二十餘年，而享壽八十有二，你們讓她好好的安息吧！在國難期間，不必打擾大家。」所以他老人家決定不收禮，不公祭，連花圈輓聯都婉謝，只舉行追思禮拜，以誌慎終追遠。敬公的明智決定，我們都不敢違背，只以至哀之忱，參與追唁。

但廿三的那一夜，我輾轉不能成眠，披衣而起，在哀悼和肅穆的心情下，恭寫了一篇小文，以報師恩。三十日發表於中央日報。當天

早上七時我就到了殯儀館，權兼接待之職。靈堂的佈置，就令人一驚；即使不是基督教的教友，也同心同德，以極嚴肅的心情，來參與祈禱！

周聯蓮牧師的證道中，特別強調了何師母與癌症搏鬥的經過。何師母幾年來由於癌細胞的擴散，每天要作兩次傷口的洗滌，每次都要花費在兩小時以上之久，何師母個人的毅力固然是可歌可泣，同時敬公也躬親協助。小姐麗珠久調國外工作，最初大家都瞞着她；但日子一久，她偶有傳聞，就請求內調，使其得以盡忠而兼盡孝，雖然如此，但敬公還是不親自辭其勞，父女同事母疾數年來如一日。少年夫婦，閨房之樂，自有甚畫眉者，但白頭偕老時，仍能甘苦相依，親理湯藥，這是何等難能之事。

關於這一段經過，我是敬公的近衛，當然早有所知，其所以我不忍寫在悼唁文裏，因爲敬公以望九的嵩齡，其夫妻如此的恩愛，固然早應彰之於世。可是有事弟子服其勞，而我這個男弟子，都幫不上這個忙，總覺得於心愧然。今既由周牧師予以證道發表，我也要再搶一筆。

有這樣一個傳聞故事：十幾二十年前，總統蔣公和宋美齡夫人閑談，夫人問道蔣公：

「您知道中國第一好丈夫是誰？」

「妳說呢？」蔣公總統慢不經心的答問着。
「我說是魏道明。」

這時蔣公才注意到，驚訝的轉過頭來望着夫人，並沒有接腔的往下問，魏伯公固然是總統蔣公廳下的重臣，也曾倚爲左右手，——抗戰時蔣公自兼行政院長，而伯公爲其祕書長。但他却是第一好大夫，到是蔣公聞所未聞的事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民國四十二三年間，魏夫人鄭毓秀女士寄居陽明山下，偶患臂痛，醫師誤以爲風濕；及至病情加重，始發現爲癌症，急足赴美就診，雖然保全了一條性命，而却失去了一條右臂。由於動作的不方便，所以衛生清理，工作就落在魏伯公身上，所以蔣夫人譽魏伯聰先生爲中國第一好丈夫。

宮庭私語，自古許多都是捏造；但這一段佳話，我寧可信其有，不願信其無，因爲蔣夫人雖爲第一夫人之尊，但對何王文湘與魏鄭毓秀，都以姊妹之稱。

現鄭毓秀博士作古已久，伯公近亦遽歸道山，中國第一好丈夫之頭銜，早已就應當移交給敬公。敬公是我的師長，伯公也是我長親，我都想爲這一段公案，來作一次主張。

五月三十日清晨何府喪典過早，許多人都來不及看到拙作「百戰功勳分一半」的悼唁師母的文章，下午却接到許多的電話，倒不是獎飭我的拙作，而是對敬公與夫人的愛情，老而彌堅的經過，願聞其詳。其中中外雜誌社長王培堯兄更鼓勵我再改寫一篇長文，以盡其詳。



何夫人大王文湘女士早年與女公子何麗珠小姐合影。

我思考了一夜，覺的怎樣也無法將「百戰功勳分一半」的拙文另作改寫；因爲那是師母仙逝的當晚，半夜整衣而恭述的，姑不論文字的雅拙，措辭的當否，總之是出我的至誠，數十年來承受着恩師與師母的教誨與感召，所以劍一出鞘，就沒有改「召」的可能。一定要補寫一篇的話，我倒願意加談一點敬公和夫人的恩愛，故標題爲「中國第一好丈夫」。

本文完成於五月三十一日下午，爲師母追思禮拜的後一天，當然是哀思未盡，爲了想增加對讀者服務的親切，我電話敬公的參謀周烈夫上校，請他搜集一些何公賢夫婦及女公子的照片。烈夫兄在電話裡告訴我第二件事：第一，去歲是敬公與夫人的鑽石婚，六十花甲一週，夫婦齊眉，古今難得。我在拙文中少寫了十年，該打！第二，有日本退役作家寫了一本有關敬公的傳記，上冊業已付梓問世，特來台北面呈，但烈夫告訴我，敬公與麗珠小姐共同追思一月，不接見任何外賓，麗珠的喪假，是承外交部批准一個月。更足證喬梓追悼之誠！（以下摘錄百戰功勳分一半原文敬請讀者指教）

百戰功勳分一半

我追隨敬公四十餘年，自第一次拜謁師母以來，就覺得她是一位充滿了母愛的平凡女性：用「平凡」兩個字來形容一位貴夫人，或許有人譏爲不恭；可是正因爲何老師一生叱咤風雲，用一句庸俗的話來說，賢夫婦都是富貴中人。妻以夫爲貴的貴夫人，能不作威作福，相夫教女（僅有

一位女公子何麗珠），從不弄權歛財，僅以丈夫為中心，過着簡樸節約的生活，真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。

你能說何師母是一位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女人麼？那你就看錯了。何師母是一位極具才華的女性。記得十數年前，我曾寫了一篇短文，題名為「長者何敬之先生」，寫的是我追隨何老師的一些微末的小故事，對於何上將軍的蓋世功勳，只是一筆帶過，而對他老人家的禮賢下士，勤政親民，則倍加讚佩，拙文的結論是：「我的命題不稱他為上將軍，而以長者先生稱謂，因為我根本奉敬公為父執輩，才能表達我衷心無限的崇敬之忱。」

何師母看了這篇拙作，偶於侍坐之間，她對我說：



王文湘女士早年玉照。

「我與你這篇文章有同感，他的勳名事業都是功在國家，他一回到家裏，我就以一家之主的丈夫看待他，他的生活起居，身心康樂，都是我的責任。」

師母是春風口角，談驚四座，所以每一晉謁軍門，而又適逢敬公公車外出的時候，我們照樣的留下，以伺奉師母閑聊。

師母一生很少從事於公務工作，亦少隨敬公出席公共宴慶；但何先生赴國外參加道德重整會，她却相伴侍奉，目的當然在照顧何先生的旅途生活，同時也是她特別重視於道德的信念，因為她對於共匪的毀滅人性，其痛恨不下於她的丈夫。照道德重整會的會章，凡參與成員，必須集體生活，而且燒飯洗衣服都需自理，何先生是軍人出身，當優而為之，而花甲出頭的闊太太，居然能隨伴着一般青年來共同操作，誠為團員們所一致感佩！

師母篤信基督，除了每星期日的禮拜之外，每週四尚有家庭集會的禮拜。記得有一年的春節年初一，我赴牯嶺街官邸拜賀，這本來只是聊表敬意，而且猜想敬公和師母或許尚留在天母宅中，我僅不過只想留一名片而已。誰知那天適逢週四，一進門就遇到師母。她對我說：你來拜年太拘於形式，你必須留下來禮拜，祈主佑你，今年更努力工作。師母患乳癌已三十年，為什麼當年沒有割治？據醫生說，已經擴

散，割除並沒有十分效果。但是僅用藥療，也不敢說維持多久？這位主治醫師是日籍的蓮見喜一郎先生，每年何師母必須赴日治療一兩次，抽出她自己血液，來製成針劑，打回到她自己的身體，這樣的長途跋涉，而能支持三十年，即蓮見醫師，都認為是一種神蹟。除宗教信仰的解釋外，我們都歸功於師母的修養，以不變應萬變，以她的毅力，為癌症作了三十年的奮鬥。今天固然仍因癌症而歿，然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？生老病死苦，本是人生的過程，八十有二的高齡，可以說是福壽全歸。

最難得的是師母與何老師一生的恩愛；有一次我侍奉敬公訪日，那時正值中日關係低潮，日本元老吉田茂來華斡旋之後，敬公也有些帶着回拜的使命。公式酬應之暇，敬公特別要偕我去拜訪蓮見博士；我覺得敬公此次訪日在百忙之中，此禮似可免除；但敬公還是堅持要去，他說：這是為我太太主治的醫師，我必需親訪表示感謝，結果我們還叨擾了蓮見博士一頓午餐。

蓮見喜一郎博士是世界性研究癌症的權威，當時他送了一本大作「我所發現的瀰漫性病原體」，敬公要我譯成中文，用之濟世，惜我對於醫學太外行，專用名詞，無從了解，至今引以為憾。但是蓮見博士之誠和敬公對夫人之愛，使我感動難忘。

去春為敬公和夫人五十年金婚紀念，正值敬公小病入院，在榮民總醫院十一樓間，我們還舉行一次紀念慶祝，他們賢夫婦像新婚一樣，交換了飾物；我想這是敬公一生最值得紀念的信物。



何應欽將軍早年與夫人合影。



何師母於五月廿三日清晨病逝，當天中午我就到了天母公館去弔拜，敬公容顏悲戚，正在整理夫人

的遺墨，然後又親自去為夫人選訂棺木，這種老而彌堅的愛情，為侍側的諸親友所感泣。而敬公也是老淚縱橫！

清代名臣沈葆楨的夫人仙逝，有名士輓之曰：「為名臣女，為名臣妻，江右佐元戎，織錦夫人分偉績。」所謂名臣女者因為沈夫人是林則徐的掌上珠，今我也想借那幅名聯來改寫：「為名將妹，為名將妻，革命伴夫兄，百戰功勳分一半。」師母王文湘女士是王伯羣和王文華將軍的令妹；而老師何敬公的一代功勳，也應當分一半給師母帶上天堂。

訂正：本期六十六頁「辛亥首義革命軍佔領武昌蛇山炮臺」誤為蛇戰炮台，特此訂正。

「武昌首義身歷記」作者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徐啓明將軍近影（文見六十七頁）